## 怀念睿智长者——柯恩教授

数天前,一位朋友发来微信说: "柯恩教授走了。"这让我好生惊讶,原 以为这么一位睿智的长者,肯定会长 命百岁的!杰罗姆·艾伦·柯恩是一位 国际公认的美国顶尖中国法专家,也 是中美法律交流的重要奠基人。他学 识渊博、视野宽阔,为人厚道、风趣幽 默,乐于提携晚辈同行,与他有交集的 人都会被他的这些优秀品质所吸引。

说起来, 柯恩教授早在二十世纪 七十年代就曾到中国访问,一生致力 于推动中美法律交流,与中国的法学 学者们有广泛交往。数十年来,他一 直关注中国法律制度的发展变化,不 仅是位眼光敏锐的学者,也是一位积 极的实践者,更是中美法律交流的桥 梁。他的专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

诉讼程序:1943-1963》,可谓两方世 界第一本系统研究中国刑事法律程 序的专著。他的人生阅历非常丰富: 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做过美国最 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及大法 官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的书记官, 担任过杂志主编、仲裁员,也在北京 开设过律师事务所。曾在哈佛大学做 教授17年,创立了该校的东亚法律研 究会。后加入纽约大学法学院,创立 了亚洲法律研究中心,后改名为亚美 法研究所。

柯恩教授的出色人生与对中美 法律交流的重要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这里仅记录我与他交往中印象深刻 的几个场景。

初见面时的畅怀大笑。我有缘见

到柯恩教授,是在2013年6月。那时,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与 美国纽约大学亚美法研究所合作,在 国家检察官学院湖北分院举办讯问 技巧培训班,我是培训班的同声翻 译。晚宴时,我见到了头发花白的柯 恩教授。聊天时,他开玩笑说:"我们 怎么今天才互相熟悉啊,我在中国晃 了好多年,熟悉很多很多中国学者 哦。"我也笑着说:"说得是啊,您这么 有名,我又在法学圈做翻译多年,怎 么就没有早点遇见您呢。"说完,我们 俩都哈哈大笑……

午餐会上的学者风采。机缘巧合, 2013年10月,在伯恩敬教授的推荐 下,我去纽约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 一年, 柯恩教授和伯恩敬教授是我的 联合导师。那一年,我与亚美法研究所 的同事们经常一起参加各种活动,他 们给了我各种帮助和关照。其间,经常 在午餐会上见到受邀前来做讲座的世 界各国学者,而柯恩教授则亲自担任 主持人。他谦和的态度、风趣的语言, 不仅让讲座老师可以畅所欲言,也让 听讲座的人如沐春风、收获多多。原来 世界一流学者的风采是这个模样!

办公室里的谆谆教诲。数月后, 就到了中国的春节。我先生和女儿到 美国与我一起过春节。那时我女儿正 读初二,一心想着去做电影明星,而 我们则认为,对普通家庭的孩子来 说,最好的出路还是读书。但女儿不 太听得进我们的劝说,我想借此机 会,让睿智的柯恩教授帮忙劝说我女 儿。见面那天,正好下大雪。我们先去 逛了白雪皑皑的中央公园,再去看了 大都会博物馆中的雕塑展品,然后按 邮件上约定的时间去办公室找柯恩 教授。当我们出现在办公室门口,柯 恩教授看到我女儿时,一脸的惊喜。 德高望重的他,笑眯眯地跟我女儿聊 了半天,就像日常跟自家孙女闲聊一 样,问问学习、说说好玩的事儿,临走 时,特意说了一句:不管以后做什么, 首先要做个好学生。就这么一句简简 单单的话,远胜我们平时的絮絮叨 叨。这话女儿听进去了,数年后,考上 了北大。这是誉满全球的80多岁老教 授对人生的深切感悟之语!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检察院检 察理论研究所)

# 红色委任书 映见检察情

工作之余,我又一次来到位于我 院五楼的检察史陈列馆。

馆内静悄悄的,只有"嗒、嗒、嗒" 的声响传来,像是一根秒针在古老的

钟表上不知疲倦地匀速前行。 一一摁下门框边的开关,馆内各 个区域顿时亮了起来。

那些熟悉的检察文物——老办 公桌、老检察装、老照片、老照相机、 老摩托车,像许久未见的老朋友一 样,从四周的墙上、展柜里,从不同的 展区,向我投来欢迎的目光。

我的眼眶有些潮湿。蒙眬中看到 了一张老照片:两位老检察官在接待 一名上访群众,一名书记员在记录。 那名书记员就是刚刚入职的我,那一 年,我21岁。两位老检察官已经去世 多年,现在的我比当时的他们年纪还 要大,但控告申诉检察部门,依然是 检察院联系群众、倾听群众声音的

检察史陈列馆的一面墙上,展示 着不同时期、全国不同地方的多个检 察通讯员聘任书。这些聘书激发了我 的兴趣,我想知道,那些远去的检察 岁月里,检察通讯员都做了什么 工作。

这是一张江西省人民检察署 1953年颁发的《检察通讯员聘任书》, 三折对开,打印的红字,繁体。右边 一折是毛泽东主席的照片,底部有 "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中部一折 是由江西省人民检察署检察长签名 的聘任书内容:兹聘任李伟志同志为 本署人民检察通讯员,希发扬高度的 革命积极性和责任心,担负起人民检 察通讯员工作的光荣任务,为保证人

民政协共同纲领及人民政府各项政 策、法令的贯彻实施而奋斗。

左边一折印着"人民检察通讯员

(一)人民检察通讯员任务:

(1)检举报告特务、土匪、恶霸及 一切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

(2)反映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群 众团体、人民群众在执行国家政策、 法令、决议时的违法乱纪等行为及各 地群众对各级人民在执行国家政策、 法律、法令上的意见。

(3)经常联系群众,坚持实行宣 传教育,提高群众觉悟,贯彻人民革 命的法治精神。

(二)人民检察通讯员有反映情 况的义务而无处理问题的权利,但反 映情况时必须实事求是,不许有挟嫌 诬告和假公济私的行为,其反映材料 亦应严格保密。

(三)人民检察通讯员每二周向 本署口头或书面联系一次,如有重大 问题得随时报告。人民检察通讯员的 通讯业务,直接受本署领导及其所属 部门首长指导

(四)人民检察通讯员如因工作 变动,或其他原因离职者,须将该聘

附注:此聘书不得遗失,如遗失

须立即报告本署备查。 那时,距离1954年9月20日我 国第一部宪法颁布还有一年时间, "检察署"还没有改成"检察院"。透 过"人民检察通讯员简要须知"可以 看出,检察通讯员的主要任务是协 助检察机关服务党和国家的中心工 作,与违法犯罪作斗争,同时开展法

治宣传。他们是检察机关的重要辅 助力量,是检察机关联系群众的桥 梁和纽带。

另有一张天津市人民检察院于 1956年3月颁发的《检察通讯员聘任 书》:兹聘刘景森同志为本院检察通 讯员。右下角有检察长、副检察长签 名,有院印。聘书的样式略有简化,像 一张奖状。上部中心位置是麦穗、齿 轮、红五星环绕的毛泽东主席像,两 边各插有一面红旗。正文部分有红双 勾"为人民服务"作为背景,四周是红 框。或许是因为检察机关"署"改"院" 时间不长,所以文中的"院"均误打印 成"署",后又在"署"旁边补印了 "院",以示更正。

而检察史陈列馆里珍藏最早 的,则是1933年6月2日"苏维埃政 府工农检察委任汤光恢同志为本部 工农通讯员"的委任书。历经风雨, 这张委任书已经有些褪色,但依然 能看出粉红的底色。委任书的顶部 正中,是一个精心制作的图案:中间 一个圆,显出一只有力的拳,手中似 握着一支火炬,背景可见一颗五角 星。两头是两枚镰刀与锤头组合的 徽标。圆的两边还有文字,左边是 "官僚贪污",右边是"动摇消极",这 正是中央苏区反腐倡廉建设突出反 对的重点。手写的繁体字,竖排,规 整、美观,但每一段只有文末一个标 点。经仔细辨认、断句,我大致了解 了工农通讯员的工作任务,如替工 农检察部调查和收集该地苏维埃和 其所属各机关在工作上、生活上、职 权上所发现的各种不好的事实和材 料作报告等。透过这些内容可见,



位于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济源分院的人民检察史陈列馆

一方面,在工农检察时期,检察工作 范围相对宽泛,监督面较广。此后, 检察机关的监督才更专业,成为宪 法明确规定的专门的法律监督机 关。另一方面,检察工作从来都是 与国家的大政方针执行、中心任务 落实合拍共振的。同时,从对通讯 员的津贴补助可见,当时的通讯员 应广泛来自人民群众,他们都严格 按照工农检察委员会的要求履行

委任书后面盖的章很特别,是 个图文丰富的同心圆。里圈,是麦 穗、齿轮环绕着的党徽,镰刀与锤 头的上方,顶着一颗红五星。外 圈,左边一枚党徽,右边一颗红五 星,上半圆环绕的是公略县某区域 苏维埃政府相关名称,下半圆环绕 的是当地工农检察相关机构名称。

通过查阅历史资料得知,当时 的公略县位于中央苏区的西北部, 地跨江西吉安、泰和、吉水、永丰 四县,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红一 方面军第三军军长黄公略同志的名 字命名的县。黄公略生于1898年,是 平江起义的领导人之一。1931年9月

为革命壮烈牺牲,年仅33岁。公略县 自1931年11月底建立至1935年5月 解体的三年半时间里,存在时间虽然 不长,却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卓越的贡 献,在保卫红色政权、巩固与扩大中 央革命根据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

而被委任为工农通讯员的汤光 恢同志,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 少将。汤光恢同志生于1909年,是江 西永丰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 军,先后参加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胶东、 山东、东北、黑龙江省、江西省等军区 的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等职,2008 年3月4日因病逝世,享年99岁。

一枚印章,两位英雄,又为这张 粉红色的委任书增添了一抹亮色。

走出"检察史陈列馆",在我眼前 晃动的,是通讯员聘任书上各式各样 的"红":红色徽章,红色旗帜,红色印 章,红五角星,红色的"为人民服 务"……那是一根鲜红的检察血脉, 与人民群众紧紧相连。

(作者单位:河南省人民检察院 济源分院)

#### [我[的[乡[愁[故[事

### 外婆家的旧时光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 我好宝宝……"每当用这首童谣哄 女儿时,我都会想起儿时在外婆家 的那些旧时光。

小时候,我和哥哥最向往的事 就是去外婆家,童年的假日记忆也 几乎都来自那个叫邓家硷的小山 村。学校放假的当天下午,我和哥哥 就会央求爸爸妈妈送我们过去,不 知道是因为摩托车太慢还是内心太 迫不及待,那距离县城三十五里的 路程竟显得非常远。毛山河坝是去 往邓家硷的必经之路,也是令我印 象最深、最喜欢的地方,因为翻过这 里,马上就可以到外婆家了。

记忆中,这里的每个季节都有 独特的乐趣。

春天,清明节前后,漫山遍野 的杏花、桃花、苹果花竞相开放,我 们最大的乐趣莫过于折一支带回 家插在塑料瓶中。"走,今天带你俩 走个捷径!"一次下山途中,小舅舅

们使坏又神气地说着。我和哥哥半 信半疑地跟在他们身后,钻进了一 个不是很显眼的洞口。洞内静得出 奇,小舅舅们打开一闪一闪的老式 手电筒在前面带路,哥哥胆子大, 已经跑到了最前面,小小的我拽着 他们的袖子躲在身后,小心翼翼地 边走边问"这是什么洞""这个是干 嘛的",小舅舅们调皮地回答:"这 是防空洞,以前打过仗。""这个窝 窝是当兵的人休息和放东西的地 方。"听他们这样说,我更害怕了, 但又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左看 看、右看看,试图找寻当年战士们 在这里歇脚的印记。大约过了七八 分钟,我们到了防空洞的出口,扒 开一堆草料走出来才发现,外面竟 然是位于山背后的二外婆家。回家 后,我兴奋地给外公外婆讲述我们 的探险奇遇,他们忍着笑,对小舅

舅们杜撰的故事进行了修正。 据外公讲,防空洞是当年为抵 御外敌而修建的,一直没有使用 过,而且他们当时参与修建的防空 洞不止这一个。那时的我虽然只有 八九岁,但依稀记得洞内的那条土 路很硬但不是很平整,走起来深一 脚浅一脚。洞很长很宽,每隔一段 就会有一个凹进去的地方。现在回 想,我惊叹于当时的防御工事,但 更庆幸的是这些防空洞没有派上 用场,大家才能在小山村里幸福地 生活。半个世纪过去了,防空洞的 洞口已经坍塌,洞内的情形也无法 得知,它保留着一抹神秘,也封存 着那段无声的岁月。

一年中,我在外婆家待的时间 最长的是暑假,趣事也最多,上山 挖药材、河里捉蝌蚪、田里烤玉米、 晚上捉蝎子……但以我的"本事", 真正体验过的却很少,基本都是听 家人讲今天谁家挖了多少斤柴胡, 谁家的蝎子又卖了多少钱……

外婆家的硷畔下面是一条小 河,长年累月缓慢而寂静地流淌 着,流经毛山河坝,最终汇入村口 的黄河支流——清涧河。村里还没 有通自来水时,家家户户都会去河 边洗衣服。雨后初放晴的那几天, 河边尤为热闹。孩子们常常等不及 河水冲刷掉岸旁石板上的泥土,就 拿着笤帚把石板刷得锃亮,然后抢 占一块最为平整的区域,作为他们 打磨漂亮石头的"操作台"。"石壳 儿开啦,洗衣服走……"待河水恢 复往日的清澈后,大人们会喊上自 己的好友,来到河边洗衣服。对爱 玩水又不会游泳的我来说,在河边 洗衣服是最开心的。我们来了也不 用真的洗衣服,只是和伙伴们一起 躺在石板上晒太阳、练习打水漂 川、捡鹅卵石……那种悠闲自在带 有独特的磁场和温度,石壳儿上比 河面反光,更为细闪的波光柔和地 晃着眼睛,让人浑身上下暖洋洋 的。那时候,村里的水很清,靠近水 井的河岸上有好几个泛水井,每次 经过,我们都要用双手舀起一捧喝 上一口,那口冰凉清甜,沁人心脾。

硷畔对面是村里的小学,院内 只有一个旗台和三五孔窑洞,孩子 们去镇上、县城上学后,那里就成 了村里人晾晒谷物的地方。

每年夏天,村里人都会赶在土 槐树的槐花开放之前采摘"槐米", 然后晒干装袋,等待城里的商贩来 收购,但这项致富工作却是我小时 候最不喜欢的一项"活动"。其间,村 里的汉子们负责用绑在竹竿上的加 长工具剪下槐米最为茂密的枝干, 妇女和孩子们负责在树下捡拾收 集。"咱们的还有多少呀?"我总是先 等不及结束的那一个,"就剩最后这 点了,快了!"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回 答后,我内心雀跃,想着终于不用再 弯腰、蹲下做蹲起了。但是在叫外公 外婆收拾东西回家时,我的开心被 他们的回答浇灭了:"还有其他家 的,给大家相互(方言,帮忙)的弄完 再回。"后来,我敢独自在家之后,就 索性偷懒不跟着去了。

从晨曦到黄昏,在外公这位老 村长、村里话事人的带领下,村民们 总是奋力地完成着自己给自己设定 的"任务"。这样的淳朴厚道,延续到 了秋季的"打枣""捡枣",在冬季的 磨豆腐、漏粉条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每到冬天,村里人就会几家为 一组,搭伙磨豆腐、漏粉条。灶火上 的大锅里接满水,架上工具,从后窑

掌到炕上再到窗台全是人,有人负 责清洗,有人负责研磨,有人负责制 作,形成了高效的生产线。搭伙的家 户多时,能从早干到晚,为了更好地 把握力道,没有戴塑胶手套的人双 手被浸得发白,但没有人偷奸耍滑, 也没有人抱怨。等到所有的原材料 都加工结束后,按照传统,现场的所 有人都可以吃上一小碗。看到孩子 们眼巴巴地凑在锅前,大人们会先 给我们盛上一碗,先把我们"打发" 走。简单收拾后,忙碌了一天的大人 们才浇上混了油泼辣子的蒜汁、就 上酸菜,品尝当年新鲜出炉的第一 口老豆腐、第一口水粉,亲手制作的 "珍馐"在一番忙碌后也显得更为美 味。那时的窑内已满是蒸汽,不凑近 看根本看不出来谁是谁,但却充满 了大家爽朗的笑声,先前的辛苦与

汗水也随之一扫而光。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还在村 里居住的人越来越少,河水也 "走"了,毛山河坝已被打造成高 标准农田,种满了高粱、玉米等农 作物……但我依旧很喜欢这里,因

为这里承载着我太多的童年记忆。 不久前,我和家人回村给外公 外婆扫墓,看到三外婆家圈起了围 墙,四外婆家后院多了新移栽的核 桃树,三外爷的身体比去年好些 了,四外爷的脚也治好了……一切 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听从榆林回 来的小舅舅说,今年村里的蟠桃大 丰收,品质也很好,基本都被他收 购对外销售了。这样古朴的致富手 法沿袭至今,造福着一代又一

我欣然看到,这个位于窄沟里 的小山村,正乘着新时代的东风, 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续写着属于 自己的故事。吃苦耐劳和善良正派 的美好品格在每一位村民的身上 都有所体现,也影响、激励着我。

(作者单位:陕西省延安市人 民检察院)

#### 小区理发店

王玉春

退休后, 我随儿子定居在云南建 水。由于经常参加各类公益活动,我 认识的人越来越多, 生活也越来越丰

一次,在参加小区物委会召开的 会议时, 我顺口问了一句:"哪有修 面刮胡子的理发店?"年逾七旬的陶 先生说:"在州中医院旁的翠屏路上 有个'老四理发店',10元钱,可以理 发、修面、洗头,服务非常到位,回头客 特别多。店主王师傅, 原是东门国营 理发店的职工, 改制后自己带着爱人 开理发店,她热情主动,中老年人都 喜欢找她理发,有的人走三五里路都 要找她,我也是如此。"于是,我便按 照指点,找到了这个店

理发店在小区一幢大楼的西边 推开门一看, 坐在凳子上排队的人不 少, 跟我一样, 大多是老年人。仔细 观察,这是近百平方米的一楼住宅, 腾出二十来平方米做理发间, 理发设 施一应俱全。这个店没有店名,没有 招牌, 也没有旋转的红蓝灯柱, 但各 类证件齐全。聊了几句后, 我得知 两位理发师傅, 男的姓杨, 女的姓 王,两人都出生于1965年,1989年 在国营理发店干理发, 手艺学成后, 就在小区里租房开理发店。两人在兄 弟姐妹中都排行老四, 所以人们习惯 把他们开的理发店叫作"老四理发 店"。两个人手艺不错, 男式女式, 剪发烫发,修面刮胡子,都得心应 手。特别是修面,也就是用剃头刀刮 脸,颇受中老年人喜爱。由于小区动 迁,他们在崇文社区翠屏路买了房, 继续干理发。理发店挨着医院和学 校,每天顾客盈门,快60岁的夫妻 俩从早到晚忙得不得闲。

我散步时, 好几次遇到慕名来理 发的人, 询问店在哪里。我只能为他 们指个大致方位, 说门口有个落地衣 架,上面晾着毛巾的便是。

我第二次来理发店, 见到一些人 拿着广告上的发型照片找他们,最后 也都是满意而归。老两口理发很仔 细, 每修剪一次, 几乎都要转头看看 镜子,似乎生怕哪一推子下去没推 好。洗头服务同样周到, 用温热的水 流冲净发丝后, 再用吸水性极佳的毛 巾轻按眼睛周围的水, 细心地拭去残 余的水渍,避免顾客起身时水流入眼 睛。最见功夫的还是刮脸技艺: 先将 剃头刀磨锋利,接着用温水净面,以 热毛巾敷脸软化胡须, 待毛孔舒张 后,均匀涂抹肥皂沫。剃刀过处,须 发尽落, 肌肤渐显光洁, 最后再用清 水净面,用吹风机为客人吹干。

眼下,不少商品都涨价了。一个 月前,杨师傅给我理完发,我问他多 少钱,他怔怔地看了我一眼,说: "老价钱呀。""没涨价?""自己的房 子, 水电费也没涨, 怎么涨?"在一 旁等待的普先生,今年快80岁了, 他对我说:"30多年前,杨师傅两口 子刚租房子开店时, 我就找他们来理 发,他们搬到这里后,我走五里路也 来这里理发。"

我第三次来理发店,老两口还是 像以前一样热情地招呼:"稍等一会 儿, 先看看报纸。"我坐下来, 拿起 报纸,却不自觉地被两位理发师的动 作吸引:一般情况下,理发师在没有 顾客等候的时候能按正常速度理发, 一旦有人等候,就会不由自主地加快 速度, 匆匆忙完手上的活儿, 好接待 下一位顾客。然而这两人却不是这 样,不管后面有没有人等,有几个人 等,他们始终专注于手上的活儿。

我突然开了口:"我觉得你们很 成功, 30 多年来把这个店经营得这 么好!"王师傅有点惊讶。"你知道你 们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吗?"我继续 说。她摇头。"是你们对每个顾客负 责的态度。不管是新顾客还是老顾 客,也不管是消费10元还是20元, 你们都一视同仁。即使后面有顾客在 等, 你们还是很专注。时间久了, 顾 客都愿意等,因为等来的是优质的服 务。"我说。

"其实我们没想这么多,就觉得 每个来店里的人都是我们的顾客,都 应该同等对待。"王师傅缓缓道。

早上7点, 我外出散步时, 遇见 过杨师傅好几回,看到他在扔垃圾。 这个时间, 距离理发店开门还早, 我 觉得有些奇怪。后来才知道, 小区里 有些老人或因病卧床, 或年纪太大, 出门不方便, 他们就上门为这些老人 理发,已经坚持好多年了。

在这个"速食"时代,老四理发 店像座凝固时光的驿站, 用几十年如 一日的"慢",把10元钱的服务打磨 成非常值得的艺术品。其实慢的不是 时间, 而是那份为每个顾客都细致服 务的真心;一寸一寸推剪的不仅是头 发, 也是浮躁的人心中那渐行渐远的 从容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 人民检察院)